



# 我和体育的不解之缘

□许大立

几十年来不断有人诘问我：你一个川音毕业生，不好好做你的音乐老师，提高你颇具实力的声乐水平，怎么又去写小说，还写体育题材小说？怎么又去做体育记者，办重庆《体育报》？后来忽然又转行做了晚报副刊编辑，成为报纸副刊界的一个人物？

我无言以对。或者简单回一句：为了生活。

怎么说呢？我和体育的渊源，足足有四十年了。我和文学的结缘，体育是媒人。我和报纸副刊的缘分，皆是因为体育，因为足球，因为排球，因为围棋，因为所有的体育竞赛……前不久第一次进入市体育局射击射箭运动中心，看着那些现代化的场馆器械，看着年青一代英姿飒爽的身影，忽然激活了我心底埋藏已久的体育情结！

往事历历，一言难尽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江津第一中学担任音乐和英语教师。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百废待兴，百业待举，音乐虽然高贵典雅，却不受生活待见。你们听过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的故事吗？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《十五的月亮》稿费只给了16元。而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却备受青睐。我和千万文学青年一样，力图通过文学创作“杀开一条血路”，挤上独木桥，奔向阳关道。在写了几部音乐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之后，忽然发现体育题材少有作家涉及，于是挖空心思，在教研组一位体育老师的启发下，完成并发表了《生命之门》《凝固的一秒》《看台上的那双眼晴》《球星穿越地道》《长江不是密西西比河》等中短篇小说，都是体育题材。还应西安电影制片厂之约，和该厂文学编辑向金城一起，撰写了电影文学剧本《看台上的梦》。不但在文学界激起了波澜，也引起了体育界的关注。记得当年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年维泗先生，主动派人和我联系，在他主管的中国足协《足球世界》杂志上，连载了这个剧本。国家级足球专业杂志连载电影文学剧本，应该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！

因为体育界的关注，1984年起，我隔三差五被抽调去重庆市体委宣传处帮助采访撰写新闻稿件，参与了很多竞技项目的比赛报道。几经波折，终于在1986年初进入重庆体育报社，担任体育记者兼编辑。在此期间，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重庆的很多体育赛事。诸如德国黑森州足球队访华在大田湾体育场的首次亮相，观众热情之高亘古未见，有人远道而来熬夜排队购票，只求一睹球星风采；国家级红黄两队足球比赛也毫不逊色，重庆球迷挤满大田湾赛场内外，激情澎湃山呼海啸前所未有，那是中国足球史上难得再见的巅峰级狂欢。

那些年里，最值得怀念的是两次绝无仅有的采访。

1986年，国家排球队重庆籍主教练邓若曾因病主动辞职，社会上传闻风起。为了解事实真相，省作协某杂志委派我去北京采访。我克服重重困难飞去北京找到邓指导，做了深度采访，写出了长篇纪实《邓若曾辞职之谜》。后该杂志因故未能刊发，创刊年余的重庆晚报却如获至宝，连载数日，引起强烈反响。据发行部门反馈，那几日洛阳纸贵，零售量大增，还被境外多家报纸转载。邓若曾先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，与夫人蔡希秦（原中国女排队员）一起回到故乡江津区白沙镇安度晚年，每每相聚都会提及此事，说我为他澄清了事实，主持了公道。

另一次采访是国际级的中日围棋对抗赛。

1987年初夏，闻名遐迩的中日围棋对抗赛在长江游轮西陵号上举行。我听闻之后很想登船采访。但是主办方只同意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采访，重庆体育报虽然也是公开发行的报纸，但级别太低影响力也小，根本没被看上。经过长江航运报重庆记者站站长岳非丘的斡旋，组织者同意我登船，条件是必须缴纳500元的食宿费用。老天，20世纪80年代的500元近乎常人一年的工资，我月薪也只有59.5元，哪里去找这天文数字500元！

走投无路之际，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广告部的秦增约主任伸出了援手：“大立兄，这500元我帮你出了。但有个条件，你给体育报写的稿子必须给我们传一份，每天的新闻联播我们要用！当然，你的稿费不会少！”

想不到登船费用就如此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我喜出望外，当然愿意一稿数投，因为稿费加倍。如此，我上船之后，所有的文稿都用电报发给重庆体育报、重庆晚报和重庆人民广播电台，让我的劳动得到了三倍的价值体现，也极大提高了我的社会知名度。市里有位领导后来对我说，你不得了啊，那几天电台早中晚新闻都有你写的消息：本台特派记者许大立从长江西陵轮上报道……云云。

我不仅仅写新闻稿，还给晚报副刊写了一组长篇纪实散文，名曰《棋战西陵》，把世界级的围棋巨星聂卫平和加藤正夫领军的中日围棋对抗赛，用文学的形式生动活泼记录下来。此文后被香港和海外多家报纸转发或者剽窃，因为当年没有著作权法，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无可奈何。

这两篇文章使得我声名大噪，也获得了当年市好新闻奖和副刊一等奖。更愉快的事情接踵而至：重庆晚报副总编辑石大周、常务副总编辑刘子茵，专门去找市体委牛桦主任协商，将我直接调入了重庆晚报社。这里面还有个插曲：原本是晚报副总编辑肖学初先生点调我去他分管的体育部，一心培养我继续做体育记者，哪知分管副刊部的常务副总编辑刘子茵老师棋高一着，直接把我截留在了她分管的副刊部。据称她感觉我的文笔还行。其实，我当时还真不愿意去副刊部，天天坐在办公室里，阅读那些永远看不完的稿子，替人作嫁，无止无休。哪比体育记者海阔天空、周游八方、逍遥自在，看尽人间喜乐悲伤万状？！

行文至此，事情应该都说清楚了。这就是我和体育的渊源，也是我与它一生一世的不解之缘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）

# 有种乡愁叫嫩苞谷

□何龙飞

俗话说：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母亲煮的嫩苞谷被大家享用了，就欠下人情。邻居们便次第到地里掰嫩苞谷回来煮熟，也像母亲那样端到地坝来请大家吃，摆龙门阵，只任邻里温情浓烈开来。

久而久之，每年嫩苞谷吃得时候，便是院子里的盛事，便是一道独特的景致。

后来，我家因故搬离了大院子，建在了不远处的杉树堡。那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嫩苞谷也是一道特产，不单香甜，还成了我们的念想。

不是吗？母亲每到夏天，就会坚持煮嫩苞谷来给我们吃，并不忘嘱咐我们不宜吃得过饱，否则会导致消化不良，也就是要把握好度，其实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要这样，方能恰到好处，游刃有余。

渐渐地，母亲的嫩苞谷成了我们的念想。外出读书后，我们倍加怀念母亲的嫩苞谷，以至于梦中还洋溢着嫩苞谷的清香。当我们周末或暑假回家吃到母亲的嫩苞谷后，心儿才得以释然。

成家立业后，尽管我们能够在菜市买到、在下乡时吃到嫩苞谷，在家里煮吃嫩苞谷，但母亲总会在夏天打来电话，叫我们回老家去吃嫩苞谷。

如此盛情，岂能辜负。我们驾车回去吃到了嫩苞谷，日渐升腾的乡愁得以慰藉。离别时，母亲还会送我们一些嫩苞谷，叫我们怎能不感动呢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儿时，我家在狮子堡，那是一个大院，住着四家人。

夏天，地里的嫩苞谷（特指嫩糯苞谷）

可以煮来吃了，母亲会背起背篋，到地里掰嫩苞谷，熟练地甩到背篋里，划起优美的弧线，令她颇有成就感。

背回去的嫩苞谷被母亲剥去壳后，放到大铁锅里，盖上锅盖，烧火煮。要不了多久，锅里的水煮涨了，嫩苞谷的清香弥漫开来，醉倒了母亲及我们，垂涎欲滴就在所难免了。“么儿，再等等，嫩苞谷煮熟了才可以吃！”这时，母亲一边烧火，一边安慰我们。

终于等到嫩苞谷煮熟了。母亲揭开锅盖，那些嫩苞谷散发出的清香沁人心脾：“来，么儿们，啃嫩苞谷！”母亲一声吆喝，用筷子插进嫩苞谷底部，递给我们。

我们吹吹嫩苞谷，如饥似渴地啃起来，很快就有了饱腹感，真是既闻了香，又填了肚子，一箭双雕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看到我们吃嫩苞谷的馋样，母亲感到欣慰，毕竟她煮熟的嫩苞谷“销路很好”。不过，母亲灵机一动，想到了邻居，就把煮熟的嫩苞谷装进大盒子里，端到院子地坝中间，请邻居们出来吃。

邻居们被母亲的热情所感动，纷纷出门来，拿起嫩苞谷啃起来，禁不住称赞嫩苞谷的香甜，感激母亲的心意。最热闹的事是：母亲与邻居们在院子里边啃嫩苞谷，边侃大山，什么张家长，李家短，什么庄稼长势，什么挣工分，什么水库修建，什么露天电影等等，都成了热门话题，不时发出“哈哈”“呵呵”“嘻嘻”的笑声，那才叫爽朗，那才叫温馨，邻里情深可见一斑。

我们禁不住诱惑，也来到地坝上，边吃嫩苞谷边与伙伴们追逐嬉戏，那才叫好玩，那才叫欢乐！

直到把嫩苞谷“消灭”完，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屋。

# 理发

□唐安永

前不久回了一趟老家，刚下车，就看到邻居张大爷给他孙子理发。忽地，童年时父亲给我理发以及中年时我给父亲理发的情景重现眼前，挥之不去。

童年时，院子里住着20多户人家，和我同龄以及相差不大的伙伴就有10来个。那时，伙伴们要去理发店理发，简直是一大奢望。父亲不得不当起我们姊妹三人的专职理发师。虽然父亲年幼时专门学过理发，但由于学的时间短，并没掌握多少理发技艺，更没有专用的理发工具。印象中，拿给我们理发的，总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。钝拙的剪刀在头上游弋，每下一刀都扯得发根生疼。好不容易咬着牙关等待剪完，草草拍打身上的碎发，一溜烟冲进玩伴的游戏队伍，顿时惹得同伴哈哈大笑：“快看，猪啃头。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姊妹三人对美有了新的认知，怎么也不接受父亲理发了，并一致认为：“爸爸要给我们理发，除非买了新剪刀。”

母亲得知我们想法后，就找父亲商量：“还是去买一把手动推剪吧，一是在家给孩子们理发方便，二是节约去理发店理发的开支。”母亲说了半天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的父亲却一言不发，烟雾随着呼出的气流慢慢飘向空中，时不时还打着圈儿，在父亲的头上盘旋着。

母亲一向是个有主见的妇人，尽管父亲不搭讪，她还是决定将家里留着过年的20多斤糯谷卖掉，买了一把手动理发剪。如获至宝的父亲刚到家，一边查看说明书，一边摆弄着。不善言辞的父亲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有了这宝贝，我不信孩子们还不让我理发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都认可了这位理发师。

有了新理发剪后，父亲理发更加认真仔细了，每次给我们理发前，他总会端详我们的脑袋，东瞧瞧，西看看，然后才咔嚓咔嚓地剪起来。理发时，他总是弯着腰弓着背，每个动作都变得如此的温柔，锋利的剪子，加上娴熟的动作，压根儿没有扯痛的感觉，又理得一次比一次美观。每次理完发后，看着精神抖擞的我们，父亲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曾经嘲笑我们“猪啃头”的小伙伴们也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

斗星转移，岁月压弯了父亲的脊梁，无情的风霜将父亲的头发慢慢染白，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不得不向岁月低头，常常头发很长了也不去理发店修剪，每当我回家探望老人时，就拿出当年父亲为我们理发的工具为父亲理发。

父亲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儿，他看到我为他作理发前的准备时，麻利地取下头上的毡帽，一只手扶着椅子把，慢慢地将佝偻的躯体挪向椅子的正中央，然后坐下去。

为父亲理发，每次都尽量让父亲努力地弯腰，再根据父亲弯腰的程度拿起毛巾蘸着热水往父亲的头上淋去。被热水浸润的枯燥的头发慢慢地变得柔和起来，我学着当年父亲为我们理发的样子，弯下腰，咔嚓咔嚓地给父亲剪起头发来。每次理完发，父亲总会拿着镜子仔细端详发型，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其实，无论是父亲给我理发，还是我给父亲理发，都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。在理发的过程中，不仅让我深深体会到父母养育的艰辛，还能感受到父爱如山的厚重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奉节县明水中学）

